皇清奏議

皇清奏議卷八

更定八旗兵制疏 順治十一年 林起龍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奏為勅查會典舊例更定八旗兵制以重萬世富强之本事論語曰足食足兵夫食足則富兵足則强足食之策臣於京倉積貯一疏略陳之矣臣請復以足兵之說進伏乞皇上採擇焉我太祖大宗練成一旅雄師遺我皇上掃蕩寇氛削除叛逆勢如摧枯拉朽三年間統一海內歷觀史册伊古以來得天下之速之易未有如我皇上者豈非兵勁無敵於天下哉但臣聞兵在盛京無餉而富今至京師有餉而窮細究其故蓋以盛京地方素稱沃野一切柴草魚肉菜蔬價值不昂莊頭部落曾無逃拐是以人不以兵為苦今天下一家止有征調更番迭出往返動輒

萬里馬匹十損八九且南方卑濕軍裝器械無不潮爛滿洲不作生理專靠地土而地薄路遠疊遭水旱兼之新投莊頭不能養主反來索糧少加督責攜家而逃日用非錢不行物價騰貴數倍所得月餉有限而軍器什物棚仗馬匹無一不係自備兵安得不窮乎臣思明兵止出一身而馬匹器械俱取之於官今滿兵一人出征部落有帶六七人者有帶三四人者馬匹多者四五匹少者二三匹而馬匹器械事事備之於己明時分撥天下之兵以防邊我

朝獨靠八旗之兵鎮天下揆之時地勞逸迥異甘苦懸殊似宜變通臣查會典開載馬政有京營馬匹各邊馬匹家丁馬匹巡捕馬匹值差馬匹軍餘馬匹諸款開載軍裝有號衣胖襖袴鞋布花雨帽氈衫諸款開載軍器有盔甲弓箭弦條刀鎗弩銃旗牌鞋帶撒袋鞍轡鞭子諸款開載

草料有明智等坊伍場草束太倉黑豆諸款以上舊例無一不用給兵今十年來外而九邊未聞奏討馬價關支軍器軍裝而三大營四衛營摃刀紅盔圍子手大漢將軍裹九門外七門　皇城四門紅舖諸色軍丁軍器馬匹草料俱已裁革各項錢糧豁免在民乎徵解在部乎不以給兵支用何處乎今凡事俱查會典獨八旗舊兵為　朝廷禁旅壯鎮九邊南撫萬方者也定守舊制不查會典何與伏乞　皇上俯念創天下者此兵守天下者亦此兵已居漢國難拘滿例隨地制宜因時立法仍以天下原設給兵錢糧查照會典通給八旗兵丁則人强馬壯兵精器足益增　九重之威靈更壯六師之聲勢悚動萬國之聽聞消弭四海之窺伺久出遠征可無賠累之苦列戍分屯永絕措辦之艱一舉而衆善得矣然明例有不可盡拘者

官買馬匹侵尅多端瘦損不堪騎操徒費户部一項草料錢糧造解器械冒破不一粗惡不堪使用徒費工部一項匠役錢糧且徵本色累民最深合無將馬匹草料軍器軍裝各項錢糧照數折徵估定價值或一年給兵一次或三年給兵一次或遇出征之時給兵一次使自喂馬匹自製器械既無冒破之弊兼省工匠之費此又事之極便者臣儒生也本不知兵但聞語曰兵勞則罷人怨則變揣時度勢私憂過慮冒陳若此如果可採伏乞皇上勑下該部通查會典確議詳覆更定八旗兵制以重戡亂定禍之本萬世富强之業永遠無虞矣

分鎮海口疏　林德馨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林德馨謹奏為分鎮臣以控海口移快船以練水師濬濟西北咽喉鞏固東南半壁事竊

照　國家財賦多取給於江浙吳越而朝野血脈尤關通
於京鎮瓜儀近乃以海上遊魂敢於蹂躪內地既爾出沒
無忌未免驚阻商黎總以海口要害之地無控扼之勝策
一任海孽出沒而莫之制也為今計者急議移鎮固兵而
設防尤所必須業經科臣連章陳奏見在部議然備艦建
牙臣計得一愚敬為我　皇上陳之查明季舊例江寧
稱為留都設文武操江文則選之九卿督撫武則取之公
侯世勲置有兵馬船隻以討軍實而防叵測誠重之也我
朝定鼎為省官方之費議撤安撫乃移操江於上游
樂見太平遂弛海防於不講致滋蠢逆突興恣肆狂逞雖
經小創未即安瀾則修艦飭師綢繆豈容刻緩乎然防勦
之機權必得壯猷之宿帥舉之旗下恐於水戰未嫻再議
攝兼又恐鞭長不及伏見江寧設有提督武臣二員統轄

滿漢官兵如阿克善管效忠者皆平日飲馬江干橫槊水渚大將之選無出其右者且標下兵丁多知水性與其駐劄省城秣厲有待何如分飭海口以禦不虞況兵係見兵無煩招募地皆汛地不謂越庖再 勅操撫駐節鎮江商確機宜協同調度至於舟楫之需臣更查得江寧馬快船向以備進貢時鮮及獻解織造等用今皆奉 旨錮節見在六十餘隻灣泊江滸且船皆完整無論桅篷器具無不畢備即一切舟子工食並可不待周章又皆提督兵丁所熟識者計莫便於此惟 綸綍之一頒將澄清之立見於此臣更有請焉狼圍二山之設原以堵禦江口而今賊去不知賊來無備用茲紈綺徒損 國威宜即令分鎮督臣選用親信標下及智勇能幹之官具題充補乘潮出汛畫地分防懸之以賞罰之格其誰不鼓厲以圖功名

於是而尚有闌入之海寇臣不信矣

請嚴因循積習疏

林雲京

刑科給事中臣林雲京謹　奏為因循積習已甚上下朦朧已極務在責實舉行用嚴稽核事我　皇上勵精圖治嘉與臣民更始濟海內外無不共慶昇平矣然而奸宄未盡屏息太平尚未全覩者其故何哉　朝廷雖有善政臣下奉行不力因循之弊一朝難破也如各省協濟之欵餉積欠至七十餘萬　畿北數年之沉獄各府計三百案因循已久雖屢奉　嚴旨猶曰額數之繁多卷案之稠疊須定其限期矣至如　輦轂之下臺臣被殺已數閱月地方責守等官未見從重處分　帝畿行刼亦幾閱月甚至迫近　皇城後門被刼未見設法嚴捕養寇如此何異養癰　帝城如此又何怪在外者之上下相蒙

彼此交諉乎錢法之壞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朝廷屢
禁私鑄不用廢錢雖職官亦屢奉申飭或一月之間暫止
而旋行或一年之內數止而數行是禁革奉爲故事何嘗
銳意剔弊使徹底澄清哉按差停止在外百凡振頓全付
撫臣兼理迄今停差將及一年百司之綱紀作何振肅吏
治之清濁作何激揚未見詳具入　告即有一二章奏
指陳賢否亦不過沿習本來舊規豈撫臣而兼代巡之任
止可如是塞責乎且按臣撤回者既無舉薦撫臣以病乞
休者又游移觀望迨甄別大定之後新膺　簡命者計
程赴任動輒數月兩年以來貪廉不分利弊無稽其中貽
誤何可言哉因循之弊一至於此揆度所由上下朦朧
朝廷無所稽核故也臣以爲以上各款責有專司自今
伊始宜重爲申嚴務破積習以臻實效其責在地方官者

在內　勅五城行糾在外　勅督撫行糾責在各督
撫者　勅部臣行糾內以　旨下之日為始外以部
文到日為始刻期具報以憑稽核其有附會不以
聞並　上聞不實者治以欺罔之罪務在必行庶膏肓
之疾一朝可破太平未有不立覩也

請嚴賑濟稽延疏　　翁自涵

工科給事中臣翁自涵謹　奏為賑濟實沐　皇仁稽
延反滋民累懇祈　天語嚴催速竣以安畿輔事頃者
天災流行民生疾苦　皇上惻隱為懷恩先畿輔
特遣滿漢大臣十六員齎帑金二十四萬兩分道賑濟已
經逾月　堯舜憂民如此海宇聞風感泣何獨八府窮
民世世焚頂乃臣更有請者八府道里有遠近不同州縣
有大小互異戶部雖經題明第斟酌銀數多寡尚未及勒

期報竣也臣謂民不失時則生計自遂官不擾民則民生自安方今南畝告急之時前此饑寒孑遺皆勉強借貸牛種盡力耕作一聞朝廷有賑濟大典勢必懸鋤以待究竟賑銀少而窮民多速給猶可資生遲發便須守候窮民既苦盤費又妨農功得少損多反成累擾且大臣所至供億羅繁夫馬糧料勢在不免問之官則有司何術點金派之民則災黎益深吸髓苦復日延一日恐有窮民未霑實惠而守令既苦於應接里甲更苦於推敲者以聖主愛民之心奉行未善不幾反致厲民耶乞皇上亟勅該部查照道里遠近州縣大小嚴催速竣大縣不得過兩日小縣不得過一日滿漢大臣務須先時榜示輕騎親臨為我皇上早沛一日之恩即百姓早甦一日之命為各地方多省一日之費即大臣多造一日之福庶幾輔

安而天下衆安也況大臣為　朝廷股肱六曹職業豈容久曠賑濟早施時亮　天工又諸臣所當夙夜自矢者耳如果臣言不謬仰乞　聖鑒採擇施行

課吏懲貪疏　朱紱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朱紱謹　題為課吏宜嚴舉薦懲貪務期確覈併陳糾參詳訊之法兼杜卸脫贓私之端以清吏治事竊惟親民之官莫如守令綜覈守令之貪廉而視為勸懲者莫要於督撫之舉劾使舉一人而循良莫不知勉劾一人而墨吏莫不回心則吏治豈有不清者無奈積習相蒙激勸罔效其故蓋有由然舊例有司考滿給由與督撫舉薦考語率用四六駢詞稱贊無實賢否易淆前年曾經御史臣李敬題請申飭而直省相沿未能盡革似宜更　勅督撫今後凡有舉薦必就各郡縣行過事件如

六

兵馬錢糧刑罰防禦開荒撫流清弊剔蠹從實開列數項
務俾一覽鑿鑿有據庶可上　告以行彰癉且令司道
揭報不敢偏狥扶同屬吏關風無由營私請託此課吏之
最大者也至於貪官污吏不時糾參輒奉　旨該督撫
究擬具奏夫以督撫糾參即行督撫提問宜乎贓款確證
覆訊無不了然應時速結無疑情亦無滯牘矣乃率有延
久不結即贓私百千或云被害原未招承或云衙蠹公行
攤派及至過　赦不過免罪追贓所以糾劾雖多而貪
風全不知警且輒有跪門瀆擾妄干　聖聽者今合令
督撫糾參互相質訊如督臣所糾者撫臣先行提審撫臣
所糾者督臣先行提審贓證明確然後會稿具奏下至司
道府廳凡係開送揭報之官不得承問凡係向來承問之
官不與駁審必另批別道別廳從公究擬其直省地方務

酌量遠近依期速完不得遷延幾倖　恩赦且滋囑託等弊如此庶不至於先重而後輕彼枉而此縱其與原參符也則情真罪當固非執成見而失於刻深其與原參異也則矜原末減亦非違初心而依狥情面矣若夫有名銜蠹多為本官代認贓數者意以為犯官罹罪難以瓦全而銜蠹則改名換劄希圖復進舞文弄法故態愈狡今

恩詔一款凡貪官銜蠹俱在不赦則凡熱審減等之例銜蠹不得概援即擬徒擬流俱著本身充當不許納續則必不敢輕為犯官代認而貪吏脫卸銜蠹之計亦有所不行貪墨之風庶幾永息矣

酌議開銷三楚兵餉疏　祖澤遠

欽命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祖澤遠謹　題為大兵供

億浩繁殘黎膏血已盡伏乞　　俯賜矜憐酌議開銷事

竊照黠逆不盡數勦大兵一應軍需責之小民措辦者蓋不一而足矣即臣蒞楚以來亦已三見雖百姓負痛輸將

臣見其骨盡皮穿已大有不忍見聞者然向日大兵餵馬之期不過二十日或一月而止今寧南靖寇大將軍臣陳泰奉

旨駐荆休息未可以月日計也其供億之繁備辦之苦需用之久催逼之難有數倍於前者諸如糧料草束小民猝辦為艱猶有正項開銷可以償其勞苦若大兵各馬共計二萬五百餘匹需用槽鍘各以四千餘計鍋隻以三千餘計搭馬蓬木植以二萬餘計割青草以代乾草割草夫役運草水手合算以七千餘計再如炊爨柴薪日需二千六百餘至收槽煮料尤有不可以數計者且往日供應諸物不過民間借用一時今駐養日多必件件精堅

始可以久用所費不貲勢不得不派之各屬各屬又不得不累之小民而貪官污吏奸里猾役乘機濫浸以一破十愚弱小民莫敢控訴民之苦已非一日而害亦非一端良苦痛也夫楚非無事之地也兵火頻仍災荒疊見連年勤兵重煩供應今以久駐之兵事事皆取足於水火兵荒百死一生之殘黎臣以為不獨骨盡皮穿更復神枯而髓竭矣臣所不忍想

皇上更有所不忍也雖然責之民既不忍見其搶地呼天之狀責之官又難得其鬼輸神運之能臣再四思維不得已檄令各屬一面動支正項措辦解用以期無誤雖此項從無開銷正項之例然臣仰體

皇上愛民德意亦無例可援想此番供億較與喂馬二十日及一月者不同他省亦不得援以為例也諸項數目冗雜不敢煩瀆

聖聽除備造清冊咨送户部并固山額

真臣李思哈兵馬駐長自有經略輔臣洪承疇支應報
闕外臣謹據具題伏乞　皇上憐疊經供應之民不
堪再派寬臣冒昧請　命之罪　勅部酌議開銷庶
軍需不致重累小民而錢糧亦有歸著矣

再請開銷疏　祖澤遠

欽差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祖澤遠謹　題為難敲已
竭之髓別無挪補之方情迫再呼懇祈　鑒允事竊照
楚地干戈未靖疊罹災荒額賦不敷搜括殆盡且元氣受
傷而休息無日較之他省真時勢不同而情形迥異望施
格外之　恩難拘一定之例者此也如今春窰南靖寇
大將軍臣陳泰統兵駐荆一應糧餉草料俱先期儲備而
鍋桶刀槽搭蓬㭬馬及逐日柴薪割青夫船之類不敢少

後其催辦轉運之艱盡悉之前疏矣凡此皆臣與道府廳
州縣殫心籌畫而發之官者咸額設錢糧出之民者係應
完賦税未便開銷臣豈不知但臣任中已三見大兵經臨
而數目繁多往來接踵未有甚於此者且師行無期又不
可以月日計矣即以割青而言以草抵草照例銷算無容
他議而不知僱覔船隻幇貼人夫且有船碎夫逃復加拘
補而酷日驚濤中夫役之僵道路而葬魚腹者又比比然
若斯困苦臣又不敢瑣瀆
上聞也今部議以前項向
無開銷成例俱欲臣設法酌量隨時支給題覆奉
旨
移咨到臣矣因思部臣守國之經恐金錢充額外之費一
定章程不容少爲同異獨不知果有别項可挪别法可設
臣必畧爲撙措斷不敢冐瀆
宸聰矣必欲遵守部議
臣亦有何良策抵補如許錢糧自然責成州縣自然取足

小民恐髓枯待斃之黎不堪復以軍需加派也是賊未勦
而民先困矣況目前支持原屬勉强倘一閙不准開銷之
信縱有好義急公不肯醫瘡剜肉此後之接濟源源寧不
可虞耶倘或追呼迫索吏有不忍言者播傳苛勒之名釀
成渙散之勢臣實有所不敢也身荷封疆重寄情急心切
緣此不避狂悖復向 聖明籲控伏乞 皇上俯念
楚省不同他省孑遺僅有皮毛沛破格之 深仁蘇欲
絕之民力將鍋桶刀栲柴薪等項不拘見在之例特
允開銷庶凋殘免額外之徵而輸將可鼓困苦沐 隆
恩之渥而愛戴益堅矣

重名器疏 張嘉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張嘉謹 奏為名器不可濫假黜臣
不宜復進請 旨罷斥處分以肅班聯以清重地事竊

是非者天下之公論舉錯者　朝廷之大權故進賢退
不肖則賢者得以彙征而不肖者亦甘罪屏跡未有身蒙
棄逐復鑽營求進濫膺爵祿而靦顏居是位者臣於弘文
院掌典籍事編修金元禎不能不駭異焉元禎昔與臣同
官始巡按河南繼巡按蘇松貪鄙僉邪穢聲大著百爾在
位無不舉為笑談即長安士民亦無不衆口交斥順治八
年甄別御史已奉　旨革職為元禎者即宜悔過潛踪
甘心恬退乃復百計圖謀必欲身躋榮顯遂改頭換面濫
叨典籍編修之職無論密勿重地不可容此宵小然以革
職之官死灰復燃援之　國典斷無此例夫以督撫糾參
之官亦有得還原職者然必究璧無瑕故爾錄用若元禎
顯然褫革可以改官別授則凡以監司革職者可別為知
府同知革職者可別為推官知縣也事關一人之榮辱者

小丙關　朝廷之黜陟者大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聖明即將元禎革職處分則賞罰明而勸懲可風勵天下
矣

綢繆封疆疏　陳棐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陳棐謹　奏爲封疆攸係請　飭
撫臣小心綢繆以收桑榆事臣閱邸報見江盜巡撫周國
佐有微臣勦賊拮据一疏其自敘辨賊捷功鑿鑿浮於紙
上夫撫臣前報大戰奪賊巢穴方奉　旨確察真偽則
其功之大小有無臣不能懸揣也但節鉞大臣當封疆重
任固宜智深勇沉無事若有事事後若事中盡忠補過義
不辭難乃盡瘁報　主之職分也張名振一海洋亡命
耳輙敢懸師深入登金山瞰龍潭不謂不遠自春正至夏
五不謂不久一旦飽欲颺去慮且包藏禍心撫臣於此追

思往事竭力防護則名振之寇何得再行猖獗乃觀撫臣疏中有云大海汪洋茫然無際忽彼忽此賊無定向以此責臣是吳地之被寇可歸咎於浙且可歸咎於閩等語臣竊嘆撫臣不惟欲謝已往之責並欲弛將來之擔矣尚何賴哉夫海之無涯戰鬬莫施者在外洋則然耳其近內者潮汐不常淺沙膠舟彼無所用其攻我亦無所用其守其從入之路必由海口而海口有數故分汎設防以專責成如寇從閩之海口入則責成閩之封疆重臣寇從浙之海口入則責成浙之封疆重臣今寇實從蘇松入口門戶失守流毒內地撫臣身膺蘇松長城之寄而不任其責咎將誰屬既往之事固已莫及而以後寇之入犯終莫有歸咎之地則任封疆者一誤何堪再誤乎今名振全軍如鳥獸散而耽耽之視不可嚮邇道路熟則計謀生脅從多則耳

目眾萬一踵至則撫臣必曰大海茫茫已先事言之矣封疆復何恃哉伏乞皇上嚴飭該撫於未雨之時預為綢繆之計使咽喉重地不致擾亂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東南幸甚海內幸甚

安插流移疏　李裀

兵科右給事中臣李裀謹奏為安插流移兼清逃寓以拯殘黎以廣皇仁事竊思天災流行民不堪命棄家就食勢所必然皇上踊賑之仁窮簷徧沐而終不能止其流徙者饑民衆多非趁食他方無以轉死為生耳近以逃人法嚴地方官不敢容留使鳩形鵠面之人傍徨道途間欲住不得欲還不能有相率而就死地之苦直省督臣李蔭祖流民轉徙堪憐一疏形容殊為迫切已奉有兩善之計交部速議矣臣愚以為安插與寓逃法之寬嚴固有

可並行不悖者夫所謂逃人者不過三五成羣潛匿於親戚之家及僻遠之境耳若攜妻子荷槅竈驅牛驢而行如平度州木城閭一案者乃偶有之事即間有攜婦女逃者𣗳來可改其婦女之耳輪不可掩也似宜於流民之法稍為變通令地方官嚴查𢑴甲詳造册籍土著者為一册流寓者為一册細察其姓名口數原籍某州縣某里社人責令投遞互結將册報部倘中有夾帶事發之日罪坐互結者地方官與土著者免議其被災地方亦令開造逃亡姓名口數一併報部兩相覈對如籍貫姓名或有異同非逃即流自可按册拘提查理是流民安插雖寬逃人稽察乃愈嚴也且此法果行兼可盤詰盜賊使不能詭名託足挨查滑戶令不得巧脫丁徭不尤兩利乎又臣辦事垣中接得沂鎮臧延齡揭帖內稱捉獲響賊六名帶馬九匹並弓

前器械等物詰問之皆係逃人則逃人原不專匿於土著之家奈何偏以累流徙之衆使無罪而就死地乎夫使朝廷數萬赤子塡於溝壑固謂可憫即挺杖走險枵腹之輩殲滅亦易獨是此潢池萑符同歸於戮其初固煢煢無告之黔黎也殺之不足為威恩之終屬可憫 皇上堯舜為心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今此數萬生靈駢首就死諒 聖心之所不忍也然則寓察逃於牌甲之中寬饑民以收留之路或亦並行不悖之一道乎

謹陳民情疏　　季開生

禮科給事中臣季開生謹 奏為因變陳言謹列民情慘苦之狀事臣聞 上天仁愛人君因事示儆 聖主善承 天意化災為祥臣辦事垣中日閱章奏入夏以來屢聞河決昨又讀陝撫馬之光特報地震一疏壞城堡

傾廬舍斃人民變慕烈矣夫地乃陰類其象為民地道主靜動則多凶地之不靜得無民有不安乎民之不安豈非官之失職乎今　皇綸懇切臣工誰不洗心而親民尤在有司是宜急為提撕使共圖消弭謹臚其賊民召祲之事其端有十曰格　詔旨　皇上軫念民瘼遇災必蠲遇饑必賑乃奉　旨免折錢糧狠梶盡役夷衆為奸道府得賄遲遲頒發州縣匿　詔仍然横徵及血比已足然後奉行究竟官吏不吐絲毫百姓不沾涓滴此罔上而害民者一也曰輕民命　皇上清問下民熱審方行繼以　恩恤乃横暴有司假酷濟貪無所不至而最慘者惟取病呈一節試思罪當情真只該依律明處何至暗施毒計冤害無辜是必有大不便於官吏者故急斃之以滅口也此恣意而害民者二也曰縱豺虎佐貳首領

不受呈詞律也吹其餽遺遂任其漁獵首佐既苞苴以飽己欲復重賄贖以飽堂官民誠不堪命矣此怙奸以害民者三也曰庇狐鼠吏胥無善類固也仗為爪牙因任其緣索書吏賣票謂之下糧子皂快詐索謂之尋利錢試問一帖辦也三四人共之一差役也五六人副之乃至道府油牌星飛外邑州縣火票電掃窮鄉此黨役而害民者四也曰重耗尅天下財賦半出江南而江南火耗之重銀一兩、加耗自一錢二錢有至五錢者蘇松地方白糧百石官耗至五十兩賣男鬻女敲骨擊髓慘酷獨甚　朝廷蠲錢糧何如州縣省羨餘乎至燕齊苦潦荆粤苦兵勉供正賦民力已艱徭役解辦為勞亦甚乃入多秤耗加一加兩出有扣減除二除三此出入交剥而為民害五也曰陰市易介壽稱觥古亦有之乃重納紳士之饋陰以事酬廣狥鄉

故之訛中分其利致土著挾寵而毒鄉曲遊客沒利而剝
小民上下交征而為民害六也曰喜株連事非叛逆罪止
其身今則一盜之獲必令誣扳富厚一贓之追必令漫及
親知是盜止盜一家捕盜者反為盜於一邑贓止十百追
贓者且濫贓百千捕胥因之而私拷旁娩可勝言哉其為
民害者七也曰安怠荒夫狀詞宜速提速結所以寢弊正
所以惜民也乃或杯酒是事淫佚是耽案牘不親而急務
深宄悉歸沉擱防閑不固而主文家隸得以交通故雖
欽件之大動隔年月不關結奏而下此可知矣　朝
廷設官分任亦何為哉其為民害八也曰失彈壓彈壓有
司在於藩臬果其清慎勵乙公勤率屬孰敢不從無柰狗
於情面桊於饋遺愛憎一移是非易向有奸不舉是縱屬
以剝民者也其害九曰漫糾彈糾不職在於督撫誠能察

之進謁核其政績人豈難知無奈借司道品題遂爲成案妄託非類賢否混淆舉劾不當民害亦何由除也其害十凡此者其置民墊溺甚於決河傾民室廬殺民軀命甚於地震不可不急爲修省者也

京倉積貯疏　林起龍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奏爲遠講京倉積貯之法以圖久遠事臣惟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從來裕國之道積貯爲先而積貯之法在先事經畫未雨綢繆補天道之缺修人事之窮斯存恤有資拯救有備水旱不能爲災若講之無素備之不早一遇天災流行地利無所出人力無所施賑濟則國用不敷蠲免則軍餉又缺以致流離相屬盜賊蜂起而意外之虞不一而足矣我　皇上德邁唐虞功高

湯武受　皇天之付托父母斯民幅幀若是其廣兆庶
若是其衆時和年豐在小民固盡心竭力以輸正供若遇
有偏災救荒無策何地何人不望　朝廷之賑恤即京
師之地數百萬軍民臣庶何一不仰給　朝廷之給予
以為存活而京倉所貯無論九年六年欲求三年之蓄而
不得言念及此可為寒心伏乞　皇上勅下司國計諸
臣悉心籌畫何者為廣常之道何者為禦變之方何者是
目前苟且之圖何者是百世不拔之策從長計議加意撙
節必三年餘一年之粟以實京倉或再於北省穀賤之地
於正項錢糧中減十分之三四令民或麥或豆或小米高
粱納充正餉除臨清德州二倉額設外本地修蓋倉囤隨
時積貯行之久則內外所蓄自多蓄積多則無施不可如
遇江南被災下荒則本色可折中荒則截留一年上荒則

全留賑濟即將山東河南所積雜糧運至京師幫助京倉
㳘給俸餉則每年不至專藉東南之運矣如遇江北被災
即動所積雜糧下荒則出糶以濟之中荒則貸種以助之
上荒則開倉廩以賑之南糧仍得直達京師則緩急有恃
不至臨時周章矣如遇　畿輔被災小荒內則俸糧預支
外則徵比暫停大荒則或設飯廠於近地或發銀米以賑
濟遠方待漕運抵通秋冬又自有備可無近渴遠汲之虞
矣總之京倉有三年之蓄則南北可以通融遠近可以接
濟內外可以挪移不然日度一日年周一年謀近不慮遠
處常不思變豐年不貴菽粟委之如泥沙凶歲倉儲空虛
寶之如珠玉雖蠲免賑濟俱屬浩蕩　皇仁而查勘中
報動經歲月吏胥豪猾因緣作奸澤不下究惠亦何補況
民生國計胥當經畫在嗷嗷待哺之衆膜視固所不能而

[illegible]之施事勢豈復可久此臣再四圖維而思京倉
為天下根本積貯乃國家大事先事預防實為善策置此
不講而欲補救於臨時蓋亦難矣

禁紛爭重廉恥疏　　王永吉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王永吉謹　奏為請嚴禁紛爭以定
國是重廉恥以正人心事臣聞予奪者　朝廷之大權
恬退者臣子之大節大權握於　上故賞一人而天下
知勸罰一人而天下知懲誰敢抗衡　至尊干犯法紀
大節勵天下故難進易退則為君子易進難退則為小人
誰敢背違公論變亂是非若大小臣工悍然不顧恩威在
廷清議又不足憑則紀綱廢墜囂競成風何以正百官而
正天下哉臣於途次接閱邸報見原任山東撫臣夏玉督
撫考核雖定撤臣功過當明一疏內有因晉撫劉弘遇具

有考覈已定一疏故不得不泣籲於　君父之前等語

夫夏玉之剖陳固因劉弘遇之奏辯而來然劉弘遇之奏

辯實繼原任督臣佟養量之抗爭而起也一督倡首於前

肆無忌憚故兩撫效尤於後刺刺不休此端一開將來兵

部考核武職內察考核京官　朝覲考核外吏誰肯安

心降革勢必羣喙爭鳴挾仇反噬無所不至黑白莫辨邪

正顛倒將來　朝廷黜陟幽明進退官吏之事付託何

人大法大綱關係最重臣所謂息紛爭以定　國是者此

也　皇上因吏治未飭民生不安皆督撫狥縱之過特

行考核澄汰不過數人重者止於降革若佟養量僅解其

任耳　皇上優容大臣可謂至矣佟養量自宜實心供

職一塵不染正己率屬仰報　主恩乃以勦寇開荒督

撫本分之事何足言功令連篇累牘瑣敘於封章之內以

自明其稱職至其所屬餉司陸元龍通同鎮將冒餉六萬餘兩佟養量既失檢敕於前及劾參後反移咨戶部欲留餉司再管一年即此一節其狥私壞法豈解任足以蔽其辜哉乃猶不安心待罪奮自怨艾竟敢飾非强辯使人盡效尤莫所底止臣所謂勵廉恥以正人心者此也伏乞
皇上天語嚴飭自今以後共勵官常各修職業威福出自
一人是非還之公論庶
朝廷正而百官正百官正而天下正矣

皇清奏議卷八

皇清奏議卷九

陳史法以襄大典疏 順治十二年 湯斌

內翰林國史院檢討臣湯斌謹 奏為遵 諭陳言謬條史法仰祈 睿鑒以襄大典事臣學識淺陋濫竽史館欣逢 皇上廣開言路 諭諸臣殫竭忠誠共圖補救臣敢不謬陳一得以備採擇臣竊惟史者所以昭是非助賞罰也賞罰之權行於一時是非之衡定於萬世我

皇上御極初年 命史臣纂修明史誠有見於國可廢史不可滅大公至正比隆堯舜矣然臣聞當時纂修止據實錄未暇廣採臣愚竊以為立法宜嚴取材貴備實錄所紀恐有不詳如靖難兵起建文易號永樂命史臣重修實錄則低昂高下之間恐未可據他如土木之變大禮之議事多忌諱當時史臣不敢直書一也二百餘年英賢

輩出有身未登朝而懿行堪著或名止閭巷而至性可風
前代史書如隱逸獨行孝友列女諸傳凡皆實錄所未備
二也天文地理律歷河渠禮樂兵刑藝文財賦不得其人
不歷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三也臣謂今日時代不遠
故老猶存遺書未燼當及此時廣搜野乘如吾學編憲章
錄大政紀通紀史料從信錄世法錄以及天下郡縣志並
許參考則道法明而事辭備經緯錯綜瞭若指掌矣臣伏
讀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傳云明末寇陷都城
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
難泯大節可風大哉　王言開一代忠孝之原肅萬載
臣子之極一時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皆蒙旌卹自當
照耀史冊但明末寇氛既張蹂躪數省或御命出疆或授
職守土以至布衣巾幗其間豈無抗節不屈審義自裁者

而社稷成墟身名俱隕凡此皆宜責令各地方督撫確查

詳　奏與范倪諸臣並列史書者也更有請者宋臣歐陽

修纂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後世譏之宋史修於至正三

年而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洪武二年而並列普顏

不化等之議古今韙之我　皇上應天順人救民水火

雲霓之望四方徯蘇然元二年間亦有未達　天心徒

抱片節硜硜之志百折靡悔雖逆我顏行有乖倒戈之義

而臨危致命實表歲寒之心此與海內渾一竊名叛逆者

情事不同伏望　皇上以萬世之心為心　渙發綸

音概從寬宥俾史臣纂修俱免瞻顧則如　天之度媲

美前王獎勵臣子昭示後世其於綱常似非小補矣

興教化以正風俗疏順治十二年　魏裔介

兵科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奏為興教化以正風俗事臣

閭刑禁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先令自明季以來風俗奢靡僭越無度浮屠盛行禮樂崩壞臣數年來在都門見隸卒倡優之徒服色艷麗負販市儈之伍輿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雖經禁約全不遵行喪事之家盡耗資財以供焚燬生不為善死希冥福齋僧念懺婆娑跳神不厭數四搬寺建塔聚眾號呼皆以無益之事害有用之財而各直省府州縣簿書畝扑視鄉約六諭之教為虛文千百中無一人舉行者欲民之不困於財而興於禮讓也得乎今宜將侈靡蠹耗之事一切再行嚴禁凡違者必治其罪僧之無度牒而私剃者勒令歸農以後私度者必治其罪昔洪武明君也嘗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交搆有司所至僧寺必揭周至册驗實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剃髮為僧違者坐罪凡以一道同風使民務於孝弟

力田而以國家收富强之用至於鄉約六諭教民旌善懲惡之事春秋修舉勿視為故事則民皆有淳樸向化之思矣

直陳海寇釀禍之根疏順治十二年　龔鼎孶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龔鼎孶謹奏為直發海寇釀禍之根密請乾斷事海賊鄭成功負皇上招徠之大恩旋撫旋叛今且攻破漳泉等郡聲勢猖獗奮螳臂以抗王師幸天討大張旦夕自當授首但釀禍之人不問則行間之賞罰不靈釀禍之根不除則内外之消息不斷臣不避嫌怨敢為皇上密陳之浙閩總督劉清泰勦撫無能一籌莫展當囙山金厲攻圍海澄時勢必在克清泰乃不能相度機宜同心撲滅致賊衆復肆狂逞禍成燎原其貽誤者一也及見事不可為遂以病請雖

蒙
恩俞允而新督未至自宜仍駐衢州控制險要乃
束裝返轡早踰杭州以西近閱其本章軍政料理文移與
平時無異則非不起之病可知借口息肩獨以憂遺
君父其貽誤者二也此臣所謂釀禍之人　皇上宜亟
賜處分以飭勵行間者也同安侯鄭芝龍蒙　朝廷豢
養之異數自古未有初猶謂借其榜樣勸導來歸今十年
於茲桀驁彌甚芝龍僕從諸人往來不絕家信頻通既不
能訓子革心又不肯束身待罪出入　殿陛密邇
宸嚴子弄兵於海壖父高枕於都下行路之人知其不可
皇上繾念投誠之勞不忍即置於法然其一切起居
動靜何可不倍加防閑備用兵之際虛實或為所窺封疆
之憂近在肘腋此臣所謂釀禍之根　皇上宜早為留
意以肅清內外者也

敬抒管見五條順治十二年

葉舟

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臣葉舟謹奏為遵諭陳言事臣伏讀上傳令在京七品以上文武滿漢官員凡掌職之內詳切敷陳以資採用務要各抒所見毋得泛浮空言雷同塞責欽此臣敢不就職掌所關敬抒管見為我皇上陳之

一曰清冒占之兵冗兵不裁則糜餉冒占不去則耗兵今鎮將以下各營之兵多者千餘少者亦不下數百豈人人盡皆勁卒足供騰驤之用乎臣查十年六月內臣部前任尚書王永吉奏為欽奉上傳等事一疏內議兵制當核請飭各督撫將境內官兵通盤打算某鎮衝險防兵當厚某營平緩戍卒宜裁各督撫亦漸次舉行增減得宜獨是逃亡缺額老弱冒占之兵畢竟積弊相仍開報無

幾即歲有季報不過虛應故事未嘗實力奉行是止核其額外可省之兵而未核其額內不實之兵兵益少而力益單不幾以裁兵而反受兵少之害乎臣以為宜嚴飭各督撫實心查核近者親自校閱遠者轉檄才能兵巡道查閱務期營無弱兵兵無虛餉有不實者該督撫飛章參處庶稽查嚴而冒濫杜永收驍勇之用矣

一曰公舉効之典賞善罰惡二者不可偏廢若賞重罰輕武夫悍卒益驕橫而不可制臣近見軍政一典　本朝十年以來方始舉行及查督撫開報各冊八法處分大小武職幾三百四十餘員內止總兵二員副將二員參將遊擊亦不過三十員其他皆都守千總而已即此三十餘員鎮將又大半係解任裁缺緣事陞任之人其現任謫處者寥寥數員點綴了事不盡皆大貪大惡也豈其餘鎮將參

遊等官類皆兢兢守法賢良素著者乎此無他見任則彌縫之術工官大則應援之途廣也臣以為宜通　敕各督撫以後每歲嚴加甄別舉則寧刻毋濫劾則寧嚴毋寬其有惡蹟顯著者不時據實糾參吏當法行自貴無僅以官卑職小塞責倘或容情狥庇養虎貽害聽科道官查訪糾舉該督撫即以溺職論庶舉劾嚴而武臣知所畏憚矣

一曰防驕橫之漸武職之與文職事有相關名位實不相轄拔凡鎮將　敕書必云一應錢糧詞訟有司職掌毋得干預臣閱邸報見督臣金礪參固原總兵李茂一疏內稱每年派各斗行半價糴豆私派堡寨交納馬草又見科臣張文光參壽春營參將徐長春一疏內稱侵占民房強覇行市吊打生員王翬運甚以穢物填入其口夫固原總兵駐劄之地有道府縣官壽春營駐劄之地有壽州州官

生員百姓與鎮將何與而聽其凌虐肆其科派道府州縣不敢過而一問其强横尚可言哉臣以為宜嚴飭鎮將等官不許欺弱士民凌制有司并申明文武不相統轄之義有肆害科派者有司申報督撫題參重治庶體統明則不受制驕横之氣可漸消矣

一曰塞規避之路文職京官告病查驗明白准其回籍病痊起用外官則徑准休致無病痊起用之例所以杜規避也今武職忽而稱病督撫代題解任忽而病痊督撫又具疏請補移咨求用矣豈非值多事之時則託病以謝責遇事平之後復僥倖以圖榮乎又督撫提鎮一遇陞轉多題請營將帶赴新任不曰效用需人則曰臂指得力設使新任果屬嚴疆猶不妨借才以供驅使倘或趨逸避勞去苦就甘不過以滋倖竇乎受爵 公朝拜恩私室至非分

也二者皆規避之路不可以不塞
一曰嚴効用之選臣衙門舊有奉
旨設上本辦事堂候聽差等官上本辦事人等為數無幾或由科目或係効勞俱在衙門供事惟差官一途額糧百名以供奉差押解投文護送之用舊日多有無賴積棍冒充其中一經奉差衝州撞府如虎如狼多騎越站騷擾驛遞無所不至前此壊事被革或飽颺而去者往往有之業查十一年三月奉
旨斟酌考用授以守備職銜臣思武進士方選守備武舉止選千總外委各官衝鋒破敵非有紀錄不准題補今以白丁効用數年而即得四品職官終覺未當且此輩奔走之日多習學弓馬韜略之日少一旦授以汛防要地人缺未必相宜臣以為遇有差官缺出宜選用一科二科武舉彼出身科目必知自愛身名以之奉差自能守法再

定以功勞年限滿日分別等第考補各項守備其以前功用差官或念其奔走日久不便遽為裁革必嚴加查覈果素無過犯又復諳練弓馬韜略者方准照例考用庶官與人相稱而功用一途不致滋匪人之弊矣至於各督撫題補之例亦所以鼓勵武臣一端又不可不容焉嚴疆督撫所恃以鼓舞麾下憤勇成功者以有爵賞動之也臣查十年內經略輔臣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旨請自今用兵地方督撫遇有題補查果人地相當有功可錄不妨酌量准從其他平定之處不以為例庶幾軍心踴躍可以收得人之效矣以上各款皆臣職掌所關故敢詳切敷陳惟

皇上採擇焉

整頓邊圉疏 順治十二年　陳應泰

欽差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太原等處地方都察院

右都御史臣陳應泰謹　奏為遵　諭敬陳整頓邊圉之誤并拯救兵民之要仰祈　睿鑒採擇事欽惟我
皇上軫念疆宇水旱頻仍干戈未靖惻然有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因而　下詔求言博詢化理冀羣策之中或有一當以仰佐　廟謨甚盛意也臣以駑鈍叨任封疆敢不以身親實歷聞見最真之事上副　清問而如以浮蔓雷同之言苟且塞責則臣誼所萬不敢出者謹就地方目前情形將邊圉之預當整頓兵民之亟宜拯救者臚為四事為我　皇上陳之

一議修邊備以固封疆夫居安慮危自古識之而思患預防往訓所戒臣惟山右為　神京右臂三關鼎峙營衛星羅西界河而北界蒙古蓋樺林樓子等堡一河之外與套為鄰故前朝於偏關水泉屹然稱重鎮焉自我　朝定鼎

中外一家邊烽無警而腹裏州縣率多伏莽竊發之寇則當事者往往重內而輕外然天下之事每生於人之所忽目前之見為不必經意者政長慮卻顧之士所當孜孜日夜而圖者也蓋邊垣起自東路北樓接紫荆而西訖於偏頭河保延袤八百餘里其間崇墉疊嶂限以內外金城千里之勢查明季歲有修邊之舉所需工匠皆取給於本省州縣衛所民壯班軍每年不下萬餘兩班輪流一半赴邊修工一半留各州縣衛所為城守防禦之用自我朝削平海宇其民壯班軍悉議裁省工食月糧改解充餉是以十數年來邊垣並未大修加以連歲巨雨如注水浸坍塌以致崇墉漸圮雖邊方之官稍有捐葺而力小工繁終無補於頹廢況營路之兵比之原額裁而又裁減而又減當此承平之日臣竊縂縂然不能無隱憂焉臣思民壯班軍

既已削裁賬難議復工食月糧既已充餉不便議留合無
仰請
敕下沿邊道將於邊垣緊要之處查有圮壞者
每年督率所部兵丁酌量帶修兵丁於月糧之外量加工
犒以示鼓舞其工犒之資即自出地方官倡捐幷紳衿好
義樂輸統俟年終容臣查勘如果道將能修整邊垣幷紳
士尚義急公者即據實題敘紀錄獎勵如若怠玩不修及
騷擾生事者臣亦據實指名參處如此則邊垣已頹者有
修整之期而未頹者無復圮之患至於兵丁責成道將就
見在之額汰其老弱募補精壯時加訓練馬匹已經臣
題請奉有
俞旨動支錢糧見在買補以實營伍外所
有沿邊一帶盔甲砲火器械亦應責成該道將不時查驗
如有朽鈍銹澁不堪者即行呈報詳請修整以期實用與
夫邊口之盤詰內外之隄防尤當時時加防於以單嚴疆

而安重地誠今日不可不亟加之意也

一酌恤征兵以鼓敵愾夫師行糧從勢所必需而行糧支給原分主客客兵准給行糧主兵不准支給蓋以本地之兵防勦本地之寇而言也若夫出征於數千百里之外勢不能裹糧以相從而兵又不可枵腹以之米者勢也支食之米而扣其應得之餉以致各兵家口嗷嗷者似非體恤之情也合無仰請

勅部酌議除本府之兵勦本府之寇仍作主兵不支行糧外倘勦別府之寇悉以客兵論或照客兵例一體支給行糧或照出征兵丁除月餉外量給安家之口糧惟二者之間酌行其一則各兵出有宿飽之資入無內顧之慮洵軍中鼓舞之微權所關匪渺小也

一清核荒亡以裕國賦臣惟錢糧為軍國大計目今司農仰屋邊餉呼庚則凡可以裕國而足用者不可不於田賦

戶口亟為講求也臣以為其道有二一在於清查奸詭之輩以熟地而捏報荒田以見丁而捏作逃戶勢懸影射遁賦為奸一在於清查賠累之民地真荒也而令熟地包糧丁真亡也而令見丁包額窮簷拖累日就凋瘵蓋三晉之民連遭冰雹疊受寇殘逃亡最多而廬舍邱墟土田荒廢匪伊朝夕矣伏從前地方官果能加意清理與民休息元氣當可漸復而孰知竊有不然者臣自涖任以來據州縣中詳士民控告或地荒丁亡或河漂水塌或王田屯荒或加增戰故每於出兵之處暫給支客兵倉米而至回兵之日算其支過之米扣其應得月餉以抵還此皆因不設行糧之故也惟是各營戰兵月餉不過一兩五錢即給本兵一人當此米珠薪桂猶不足以自供況有父母妻子俯仰待爨者乎是各兵在平時之贍養固難矣及至出征不設

行糧借支食米事完除餉則各兵冒鋒鏑於戰陣之間効奔命於霜露之地苦辛萬狀歸師之日見父母妻子不能獲半菽之飽其何以鼓戰士之氣也哉如臣前遣省城官兵往平陽協勦積年巨寇張五等賊往返二千餘里歷經數月並無行糧臣目擊兵之疾苦情狀并據各兵之紛紛注訴何敢默默臣愚以為本府之兵勦本府之寇可以主兵論也若本府之兵勦他府之寇往往千里動經累月則當以客兵論也何也晉中幅幀遼闊各屬之地遠者距省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兼之山勢崎嶇跋涉往返之數何啻倍之夫勦寇於千里之外而猶為主兵則各兵實有難為情者矣況山藪餘孽飄忽靡恆閭閻疾眈枵腹不可以戰其不得不借支隨地客兵無主者臣恐其間奸豪蠹里欺隱朦報隨嚴批藩司確勘查核正在駁行未據詳覆而

今又奉有户部題請　俞旨清理地土人丁各省責成
右布政使遵行在案則是清欺隱之地丁以裕國儲去真
正之荒亡以甦民命全於右轄一官是賴臣請嚴其考成
以別功罪明其賞罰以示勸懲如本官不瞻徇情面不私
受苞苴果能清出欺隱地丁若干除去真正荒亡若干以
仰副荒田逃户濫派包賠一切嚴行禁革之　諭旨則
本官應優叙紀錄倘若瞻徇朦混者經臣查出參奏重加
處分如此則尺地之民悉供正賦僻壤遐陬悉去重累而
井閭受更生之福　國計民生大有攸賴矣且不特此也
年來考成之立法甚嚴而州縣之積欠如故試一稽查往
牘完糧州縣分數畢竟早完欠糧州縣分數到底拖欠非
欠糧州縣之官盡皆怠玩不肯催徵盡不愛功名甘於參
罰也蓋緣地土有實荒蕪人丁有實逃斃徒存紙上之原

額難為無米之炊亦付之無可奈何惟將真正之荒亡一除則熟地見丁徵輸易於足額有司畏參罰之嚴未有不竭蹶急公而軍需京運源源相繼寧有拖欠後時者也

一選練鄉兵以弭寇盜清查奸宄為首務況山右崇巒疊嶂綿亘深邃田少山多易為盜藪而且西距秦省南連豫壤東接畿郡則別省接壤之賊每多流來山谷飄忽出沒竊發堪虞然賊不敢窺犯於有兵之地而率突逞於無兵之所迨至聞警調發兵至則竄匿無蹤兵回又剽掠如故臣受
命以來深為此慮遂請發滿漢官兵前往平陽入山搜勦以期大創為一勞而永寧幸令渠魁張五已經授首而賊黨勦撫甚多第竄奔之餘不無遺孽而山川綿亘鄰省外寇又不能保其不來則凡州縣弭盜安民以為善後計者洵不可不深長慮也臣愚以為專責成州縣印

捕官做古寓兵於農之意隨其村疃大小鼓勵鄉勇編成
保甲擇其中有素行端莊才力服衆者為之鄉長以統之
無事之時聽鄉長約束清查奸宄一遇賊寇搶至村疃鄉
長則統率鄉勇合力捍禦一家有事衆家救之一甲有事
衆甲救之一村有事附近衆村救之如能保全村疃捍禦
盜賊印官將為首有功之人酌量獎賞以示鼓勸如或疏
虞觀望致有失事印官亦量行連坐之法分別責懲以戒
將來若其遇小寇也鄉兵之力能制之鄉長惟統率鄉勇
擒獲即時送縣審理倘其遇大寇也非鄉兵之力能制之
鄉長則統率鄉勇一面合力捍禦一面飛馳報官發兵勦
捕如是無事之時既可以清盜寓詰奸宄有警之際又可
以禦盜寇保村莊雖有竊逞之徒亦無所施豕突之狡矣
古云衆志成城家自為守則行保甲以寓鄉兵誠弭盜安

民之良法也以上四條俱切於地方兵民之事不敢不據實直陳伏乞聖鑒

敬陳兵民之困疏順治十二年　杜溎

禮科給事中臣杜溎謹奏為敬陳兵民之困宜施補救之方仰希睿照以備採擇事竊以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至養兵設防又以保邦而衛民也臣於兵民疾苦雖不能縷陳謹以耳目之所及並商旅之所傳說痛心疾首可堪出涕者為我皇上陳之

一曰撥補之地租不可不清也臣聞畿內被圈地土率皆於各處州縣衛所撥補抵還索懷土常物之大情多無往彼耕種者不過租給本人以應賦稅以竊餘潤耳向因各官自護其民視北民若秦越而胥里遂叢弊於其間有有冊而無地者有有地而無名者租錢多寡咸顛倒於里

胥之手以磽地而索上租以沃壤而出下租至相訟於官
北民之强者肆行詐害有索至數倍數家者本地之强者
故為久持有致其質衣行乞投河挂樹者甚至彼此謀害
牽連人民打殘肢體凌辱婦女者臣祈　皇上勅部嚴
查限三日内速造清册三本以部印鈐蓋部存一本兩地
各發一本如册有不清被人告發官參吏究以示懲創其
地畝仍造上中下三等部定租值以免分爭庶兩地之民
相安矣

一曰防兵之利弊不可不詳也臣聞兵有月糧衣食所資
不肖將領每設法扣除使健兒短氣又恐諸軍怨望則濫
設駐防以賞所失兵丁明窺其意擾害自不必言是以適
邊河上醉飽是圖甚至有拆房供爨割田代芻捉市人為
僕役淫良家為娼笑者是兵與將之害而民又受兵之害

聞見者莫不傷心也如山東高苑因謝阡之亂設有防兵及其遊魂久冷二年之後始得撤還如直隸雄縣因南北之衝設有防兵今皆㑹食各村桑麥俱倒雞犬一空臣祈

皇上勅直省撫鎮查有截虧短軍糧者許將士互相告訐以軍法議其後仍令有事而設防者勿近民居勿擾民食其無事而設防者兵歸其伍吏治其民庶兵民可以休息矣

一曰商竈之苦累不可不恤也臣聞行鹽之商有益國課故向來鹽運各官每待之以禮以示優勸近來貪風日熾視鹽政為利藪視商人為魚肉即有富商或立借貸名色暫充逋欠其實並不償還其商之貧者則淩辱百端因拘痛打是以竄逃民間不事舊業此鹽課之所由虧也至竈戶居斥鹵之地編民之最苦者也醎風烈日拮据灘場又

謀生之最苦者也近日大灘皆歸富商所剩者灘之最瘠者向聞有官吏食鹽一鹽即傾數家夫官有俸錢吏有工食此等名色創自何代且本地州縣又濫加私稅稅自有常豈容私索即此二弊竈戶幾不聊生矣臣祈 皇上勑部嚴行申飭如有仍前索詐諸商肆行凌虐者當指名叅處至竈戶食鹽私稅嚴革永禁犯者以枉法論庶商竈可得存立矣

一曰錢法之通塞不可不議也錢者泉也出之不窮用之無方以利用也今錢法不通為害匪細即先以兵糧論臣聞浙江支發兵糧千兩之內銀得其七錢得其三官發則以一千為一兩民間則以一千數百為一兩軍恃其錢貴欲强買而不能民視其錢少欲賤鬻而不肯每一交易輙成聚訟此其弊蓋因官吏風示之不善與夫收納之不一

故也官之所收者銀也而迫民之所用者錢也其所令反其所好氓雖蚩蚩豈不喻其意乎且用銀既多錢自減價如是而欲錢法通行錢數相準無怪乎痛策而不前疾呼而莫應也臣祈皇上勅行該直督各項錢糧必收十分之三以爲官俸軍糧公費工食之用一兩止收一千不許毫有加減至各關税銀亦收十分之五使北上糧船帶交戶部既以助京師鼓鑄之不足復以驗各省鼓鑄之美惡官民兵商悉如一體庶錢可流通矣

大道永計疏順治十二年　陳之遴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臣陳之遴謹奏爲敬陳大道永計仰請上裁以恤滿洲兵民事竊惟滿洲兵民實爲國家根本年來窮苦日甚關係非小但富強霸術利害相參賑濟恩施久遠難恃臣謹以大道永計爲皇

上陳之

一曰修舉農功昔周代良法寓兵於農　本朝計丁受田兵馬器械皆從此出其制實與周合乃連年饑饉徧野荒蕪雖屬天災流行亦由人功怠惰應請　皇上急擇每旗才幹大臣一員并諳練農事通曉水利官二三員將本旗地土逐處躬親巡閱招集土民講求濬川何處當修積水何法放出中間地防決口一一審詳預備淫霖兼防亢旱算工估費　勅下所司速措錢糧佃戶量幫人力又特修築限日告成雖所費必多實係一勞永逸豐年必然厚獲凶歲亦不大荒此乃務本之道也

一曰寬恤兵力天下經制漢兵歲費錢糧不下一千餘萬乃守多不固戰多不克一有警急輒勞滿旅遠涉或數千里長征一二年出兵之時買馬置器措費甚難凱還之日

馬倒器壞又須買補滿兵月糧幾何堪此重費應請
皇上嚴飭各督撫提鎮將所統轄將士悉照滿洲兵法訓
練精强如有棄城逃陣亦照滿例行法若失事重大文武
大吏俱依律治罪如此則人知警畏自然力戰固守滿兵
可以養威省力力省則財足財足則兵精果有强寇大敵
一出立可掃除不至久征多費矣
一曰節省財用大凡多費則貧少費則富治國治家總是
一理滿洲兵民素稱樸實非有驕奢但吉凶諸事或循例
相沿或用情過厚不無多費致窘請 皇上稽古酌今
裁情就禮將滿洲兵民諸事制為典例務從儉約如吉慶
宴會幣物毋過豐華敬禮神祇祭享毋傾家業送終致孝
珍貴毋多焚化其餘可以類推仍須深加曉諭除其習見
月有所節歲有所省目前可免窘迫積欠自能豐饒非惟

足兵實理兼亦治世遠猷也以上三策臣學識迂陋所見淺近如有可採仰乞皇上裁定施行

敬陳吏治四事疏順治十二年　梁清標

吏部右侍郎兼內翰林秘書院學士臣梁清標謹奏為欽奉諭旨敬抒所見仰祈鑒裁事臣愚陋無似蒙皇上拔置佐銓夙夜圖維莫由報稱恭遇上諭求言仰見我皇上求治盛心不遺葑菲敢不俯竭愚忱仰佐萬一竊念臣銜門職在用人謹就職掌數陳有四惟皇上採擇焉

一崇守令之任民生休戚全關守令漢世特重其官如龔遂黃霸卓茂諸人治績表著或假以便宜寬其文法或璽書褒美賜爵通侯是以古今吏治漢為獨盛今體統凌替文法拘牽有司力疲於趨承心怵於功令稍失上官之意

訶斥頻加兵馬往來横遭侵辱即有賢者欲興一利除一害動多掣肘何怪職業不修治平寡效耶臣謂欲課實功必先一體統請　勅下督撫隆其禮文武豪强有凌侮把持者得以申請究治四體寛然庶可展布又察明初有到任須知一書内列規條三十一則綱目森然皆切民事例於銓除之日分受選官使知所遵守其後漸廢不行有司且茫然不識職守為何事矣今其書具在亦宜重加訂刻照例分發道撫法守上下交修懲貴以鼓循良重罰以儆墮窳其誰不自勉於吏治乎

一重清華之選　皇上宏開言路以襄盛治責言官既重則選授不可不詳在外推知中經舉卓異治行高等者自當優與清華乃倖深序及往往陞轉部曹一憑掣籤及值考選則平平無過者不得不一概行取非所以奬廉能

慎名器也察職掌內舊有部郎改授之例　本朝亦屢行之況其人近在目前才品人所共知臣愚謂宜照舊例除臣部外五部郎中員外主事遇考選時許各部堂官遴選品行端方中懷讜直者咨送臣部與卓異推知一體考授科道等官斯臺垣濟濟才賢不致有沉抑之嘆矣

一嚴功過之銜勵世之權存乎黜陟賢者進之不肖者退之所責乎權衡也今止循資俸按籍陞遷雖殊才異能與庸碌等徼勸無憑治效曷覩臣請於選功二司設紀功紀過二簿令督撫察所屬各官任內完賦墾荒獲盜清獄凡地方應行事宜有能舉一政者即開實蹟報部詳註於冊除不肖官員具疏糾參外其有過可指者亦是報部註冊臣部於陞遷時考其政蹟多寡定人才短長上者優擢次者平陞下者左遷在內部寺等衙門亦各將所屬功過不

時咨送一同詳註推陞分別之法亦如之如是則循名責
實人才競奮矣
一復徵聘之典圖治必先得人臣竊尤需耆碩蓋老成國
之典型而大賢者天下之望也漢唐宋元明歷代皆行徵
聘煤然可考況
皇上勵精圖治遠邁古昔豈無一二
名賢足當安車蒲輪之禮備齋而舟楫之用者乎前奉
恩詔山林隱逸現行薦舉然大賢原不數見督撫止具
虛文臣請
勅下九卿公舉數人不論舊紳隱士務秉
虛公真知有大儒碩德學問經濟海內馨望者方許會同
舉奏
皇上禮聘至京諮以治道如所舉不謬即破常
格待之以重四方之觀聽收旁求之實用亦
盛世致治
所宜先也至於屏浮議核成功任賢人而勿疑信
詔
令而勿變是在
乾斷獨操何患積弊不除哉

請明是非以清治源疏 順治十二年 高辛胤

刑科都給事中臣高辛胤謹 奏為請明是非之實以清治源事臣聞歐陽修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我 皇上親政以來屢次求言言官未敢以是非爭辯是非未明亦諫者之氣短也 皇上曰瞻顧曰疑畏臣謂瞻顧疑畏矣而猶宥臣之罪仍求言懇切 臣若不言 臣罪不益滋甚乎謹就國體所關者先列三款一用人是非一薦舉是非一賞罰是非冒昧為 皇上陳之 一用人也去年 皇上所甄別京官外轉者俱以道府等官用部臣所甄別京官外轉者俱以對品用夫用人懸論賢否一以外轉而榮一以外轉而辱將焉 皇上所甄別外轉者為賢乎留內辦事者將置何等也將謂留內辦事者為賢乎外轉者反

有以員外超陞司道是皆慮而使陞之也將為留内外轄者俱賢乎在内諸臣止挨俸陞遷反不如外轄遷恩且速此用人之是非實臣下奉行未善亦臣瞻顧疑畏不敢言之罪也同一薦舉廢紳士也在外直省督撫應 詔薦舉者俱疑以觀望降級用且有政年月遲速不用者臣不知盡皆觀望否也在内院諸臣薦舉者不言觀望不言降級俱以原官用何内外輕重懸絶如此也更可異者以貪贓革職之李人龍因會元二字拔置中書夫壬辰會元係

皇上親政首科尚且以文字舛錯革去豈貪贓者可借口會元耶臣恐從來凡中會元者以會元為護身之符將無所不為矣即貸之 皇上宥過之心降用亦為大幸反超拔中書則又何也此薦舉之是非實臣下奉行未善亦臣瞻顧疑畏不敢言之罪也十一年科臣林起龍參

河臣楊方興一案以科臣之言俱非矣獨是科臣祈通格等矣方興報竣違限臣有不能解者通格等之言果非即當治以涉虛之條若方興不能盡是亦當議以薄罰請旨

上裁何竟無是無非朦朧了局方興雖免議其如

皇上之法紀何其如公道何此賞罰之是非實臣下奉行未善彼時臣在會議之列亦臣瞻顧疑畏不言之罪也總之是非關乎國體源頭清白公道昭明富國強兵可徐致也此臣區區愚忱伏乞

皇上詳察鑒往飭來為臣下奉行未善者之戒其有裨於久安長治者非淺鮮矣

敬陳定蜀之策疏 順治十二年 李國英

四川巡撫臣李國英謹奏為遵

旨陳言仰祈

睿鑒事臣跪誦

明綸仰見我

皇上焦勞萬方下問愚蒙雖古帝王躬覓工瞽之詢何以過此臣待罪西蜀

數年迄無寸效近蒙 採臣末議設鎮增兵士馬漸集于疆場勝氣遂勝于壁壘正欲備陳管見稍贊 廟謨況當此採納芻蕘之際臣何敢不畢其一得之愚臣聞建治平之略者在蘇民生之困而已蘇民生之困者在祛其致困之言而已今天下伏莽未靖尚繁有徒而徵兵轉餉騷動數省大為民生困弊者莫甚於滇黔之賊蓋自張逆西充授首之後餘黨敗遯鼠竄滇南緣 天討之久遲致螳臂之徒逞猖獗於楚蔓延於粵狡啟於川雖屢經大創而根株未剪 皇上赫然震怒特命輔臣視師專辦比近滿漢大兵雲集湖南以至兩廣三巴處處慮其豕突處處有重兵兵多需廣糧餉不貲因一隅之地累數省之民困未安之地勞已安之民使我之虎臣勁旅日暴露於卑濕炎暑之鄉我之南畝丁男日奔逐於行齎居送之苦

脂糧耗於徵餉營伍空於抽調積怨干和實由於此臣謂此莅一日不除則數省之民必不能一日休息雖　皇上歎下蠲租之詔勤求察吏之方而防戍萬難減撤催科萬難遲緩誠不能卜其息肩之期矣臣即以蜀省之事為我

皇上陳之夫沃野千里原指成都而言其東南俱財賦所出今歸我版圖者止山多田瘠出產寡薄之川北一隅其東西南有食可以養兵之地皆為賊所盤踞近又報於成都等處新開屯墾似有持久之計我兵駐守保寧一切糧餉皆仰給於　內帑轉運於三秦若再曠日費時必至師老財匱此坐而自困之道也即蜀省而湖南兩廣可以類推矣臣愚我　朝定鼎以來兵甲之威天下無敵今謀臣猛將依然如雲如雨而偏方小醜敢逆顏行非兵之不強餉之不足也兵強餉足而封疆之臣畏難避苦

利鈍功罪之念先入於中以致貽憂　君父耳臣觀西南之民苦賊虐焰不啻倒懸之迫且孫賊敗潰於湖南李賊敗潰於廣東其勢漸成瓦解臣聞非動不足以致靜非勞不可以求逸今湖南兩廣俱有重兵平西王固山額真侯墨勒根蝦之兵現屯漢中畜銳甚久誠能早決　廟算定計合勦約會師期分道并進首尾夾擊賊力有幾豈能四面支持誠一勞永逸之計也萬一機會尚有所待請先　勅平西王固山額真侯墨勒根蝦統率大兵今秋入川駐保寧為各路之主宰調遣滿漢諸臣戮力前驅先取成都嘉定食其今歲所耕之糧資其肥饒之地且屯且守使三軍宿飽得省輸運之勞次取重慶以扼咽喉然後乘流東下掃清夔關以通荊襄之氣脈東西南既為我有已撤滇黔之門戶即為滇黔之張本蓋從古取滇黔者未

有不先由於取蜀也倘　王師未可輕動請　勅督臣與臣伺東西南諸逆但有機會可乘即同諸鎮臣漸圖恢拓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勿徒除守一隅以致財力困竭如此兵力漸可休養民力漸可息肩無征役怨咨之氣上干

天和而雨暘若時災沴不生而天下猶不快覩昇平

至尊猶不少寬宵旰者臣未之信矣宋太祖曰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韓愈謂淮蔡之功在斷與不斷耳古之賢君豈好爲窮兵黷武哉蓋弔民伐罪誠有不得已者耳至於內外文武必同力一心而後事乃底績更祈　嚴飭諸臣凡有司兵餉之責者務須氣脉流通臂指相應勿執持一己之偏見而旁相掣肘勿謂利害不相關切而呼應不靈此尤成功之根本而滅賊之要務也

慎批駁清積案疏順治十二年　武攀龍

刑科給事中臣武攀龍謹　奏為請嚴批駁之規以清積案之弊事古者慎德緩刑意惟主於明允而重期之以刑不留獄蓋以上多壓牘因而下有冤民原本不清即役役焉徒敝精神無益也向者大獄沉滯臣有京詳宜復一疏業蒙

俞允似足疏其流矣猶恐未清其源就中事件尚有遲至四五年不結者固覺株連皆批駁不慎之所致也從來盜賊人命重大事情院道不得不批府廳府廳不得不批州縣者勢也府廳三四駁而後詳之司道司道三四駁而後詳之撫按者例也此例牢不可破即層累而上曠日稽時亦非言餘可了況乎批駁為害更有不可言者或事多猶豫則脫卸以俟後人情有異同則挾枝以需定論或暮夜之金可入憑賄賂為展辦之資情面之緣可假借駁審示公道之大或意主先入之言而不顧情理之當

或欲翻窮究之案而不參輿論之同甚至刻擊為成假酷吏以洩其忿羅織為明投意旨以濟其貪幾令無辜赤子飲恨吞聲莫可控訴如扶風縣牛相坤勢惡相濟害人一疏內云撫院摘駁刑廳刑廳轉批經歷押思盜賊何事經歷何官而顧任情顛倒致令極冤無控匍匐　都門也批駁之害可勝道哉懇乞　皇上勅下撫按將原問刑廳確查姓名嚴詰重究以戒溺職仍通行申飭以後凡各省重大獄情在外問刑衙門初詳批縣親審次擇屬縣之廉明者二三會審次府廳公審每審招詞一一通詳道府司院令其各出意見細心查駁毋襲仰候詳行舊例獄成全招達部如有瞻狥聽科道摘參如是即有有力之家能得之有司斷不能盡得之司道且府州縣惟恐聽斷不明關其殿最自有其難其慎之思而各道司原情比律極力推

款亦無憑臆雄行之理三招成而上之撫按憑以入
告直期月事耳他如經歷等官嚴爲禁止無使得與刑名
恣其荼毒則積案可少結民命可少甦其於蘇理沉獄端
本清源之道庶幾得之矣

免運糧草以便兵民疏　順治十二年　楊運昌

國史院侍講學士臣楊運昌謹　奏爲敬陳一得之愚以
備　採擇事我　皇上軫念兵民疾苦一　諭内外
文武官員各陳所見臣忝竊侍從謹就耳目所及者爲
皇上陳之臣聞漢文帝之世不輕用民之財不輕用民
之力致海内殷富我　皇上親政以來罷不急之徵勒
蠲賑之令方且娩美堯舜而遠駕漢文然而德澤未宣教
化未敷者良由有司奉行之未當百姓苦於無名之役胥
吏甚於有名之催科兼之水旱頻仍饑饉相迫非流離四

方則展轉溝壑矣何小民遭逢　盛世猶不能邀　皇
恩於萬一哉如大兵養馬地方我　皇上勅諭用過糧
米草豆動支正項及器具運價酌量開銷其念兵及民亦
可謂詳且盡矣然事出　特恩所以補目前之不足法
立經久所以養後來之有餘今南中未靖方需此師養馬
地方應協濟者動支正項誠不費民間一草一粒矣但相
去有二三百里者有四五百里者一切運送不資於民力
不能也乃民之處此亦極苦矣臣里居適置大兵養馬彰
德衛輝懷慶協濟親見每夫一名運糧三斗值銀不過三
錢運價則銀一兩二錢矣每夫一名運草八束值銀不過
二錢四分運價亦一兩二錢矣是運價四五倍於正價也
在有司既不能為無米之炊在百姓急於　王事又不
敢耽緩須臾以誤軍需況天雨連綿泥淖深滑老弱號泣

道旁青衿負載荒郊愁窮萬狀鄭圖難繪甚至吏胥因緣
為奸出納之際上下其手種種苦累尚忍言哉果即酌量
銷算猶且得不償失況經年累月徒付之不可知之數也
臣所謂無名之役費更甚於有名之催科者此也臣愚以
為與其民運何如官買寬一番力役省一番物力　朝
廷不必有蠲恤之名百姓已受無窮之賜有益於兵無損
於民法稱兩便也宜　敕戶部詳確衆議永著為令凡
係大兵養馬地方附近協濟州縣恪遵　敕諭實力奉
行其二百里以外應協濟地方著令該管州縣動支正項
親赴養馬之處預行買辦糧米草豆及一切器具即自放
支或州縣當衝繁之地不敢遠離者擇委清慎府佐官用
朝廷之金錢辦　朝廷之公事盡一己之職業休
戚民之性命事完之日清楚銷算其該管州縣官務要仰

承我皇上宵旰隱憂視國如家愛民如子事先不許
私派民間事後不得冒破官物如有奸貪官胥指稱供應
名色横加科歛或乘機侵折希潤私橐該督撫即時題
參庶人心知警百姓之膏血不致剥削既不輕用民之財
又不輕用民之力其於兵民未必無小補也

皇清奏議卷九